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七十一回 李子霄他鄉逢舊友 辛修甫談笑諷良朋

且說李子霄不由分說，拉了三人就走，章秋谷因李子霄為人性直，便並不推辭，向著修甫、小屏招招手兒，一同跟了過去。李子霄先請辛修甫和王小屏二人坐下，他們素不相識，免不得彼此客套一番。章秋谷到了子宵那邊，見還有一個客人，年約三旬，身材中等，倒也和藹近人，春風滿面。秋谷便朝他拱一拱手，請教他的姓名，方知也是常熟富戶，叫做沈仲思，因為他排行第六，大家都叫他沈六。秋谷應酬了他幾句，正要坐下，忽見李子霄和沈仲思都是坐在兩旁，主位上空著沒有人坐，覺得有些詫異。正要問時，只聽得鶯聲嚶嚶，從洋台上轉進一個信人：寶髻盤雲，珠光照彩；衣裳豔麗，態度妖嬈；眉橫遠岫之煙，眼媚湘江之水。一步步的走到面前：好似那華月初升，春雲乍展；彷彿驚鴻之影，依稀照月之妝。蓮步移來，香風到處，倒把章秋谷的眼光提了一提。仔細看那信人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自家的相好，四大金剛裡頭的張書玉。暗想：這可糟了，我合他們鬧到一起來了。張書玉見了秋谷，也不覺呆了一呆，停了一刻方開口道：「倪當仔是啥人，想勿到就是耐。」說著向秋谷微微一笑，點了點頭，便向主位上坐了下去。秋谷見了覺得詫異，忙問：「為什麼這般坐法，今天請客，可是你的主人麼？」張書玉橫波一盼，啟齒嫣然，還未開口，李子霄見張書玉和秋谷這般熟落，好似素來相識的一般，不覺疑惑起來，插口問書玉道：「你和這位章大少可是一向認得的麼？」書玉聽了李子霄這樣口風，曉得他有了醋意，便連忙轉口掩飾道：「格位章二少爺，來浪上海灘浪真真是多年格老牌子哉，稍微有點名氣格信人，陸裡一個勿認得俚？勿要說是倪，就是金剛裡向格林黛玉搭仔小金小寶，也才認得俚格呀。」一面說著，暗中伸一隻小腳，把章秋谷鉤了一下，又微微的遞了一個眼風，似乎叫他不要說穿的意思。秋谷會意，樂得假作不知，輕輕的幾句話兒就被他遮過去。

李子霄聽了，心上不覺釋然。張書玉方回頭過來向秋谷道：「今朝是倪專誠請格位李大人搭仔沈大人，到該搭來吃大菜，難得碰著耐格二少，也肯賞倪格光，總算倪靠仔李大人格福氣，今朝借花獻佛，繡繡倪格場面。」秋谷聽他說得文縷縷的□分客氣，覺得好笑，便也調侃他道：「阿唷，今朝書玉先生請客，是百年難遇格事體，倪阿好勿領耐格情，只怕倪無撥格號福氣，吃仔耐格大菜，轉去生起病來末尷尬哉。」這幾句話說得好笑，修甫等一齊大笑起來。張書玉也忍不住抿著嘴兒好笑，笑了一回，書玉方才向秋谷說道：「剛剛倪聽見俚篤說，有兩個外國人吃醉仔酒，拿仔洋槍打人，倪倒撥俚嚇仔一跳，只怕外國人勿講理性，瞎打一泡，打起倪來末，那哼弄法！勿殼張就是耐，耐啥格道理搭仔外國人兩家頭吵起來，阿好講撥倪聽聽看？」秋谷聽書玉說得夾七夾八的甚是可笑，不免約略和他說了一番。

正在還沒有說完的時候，只見門簾起處，又走進一個信人來。秋谷只道是陳文仙來了，正要叫他，卻一眼看去似乎要比陳文仙長些，縮住了口沒有叫出來，再聚起眼光仔細看他時：秋水丰神，遠山眉黛；西子凌波之步，夜來紅玉之香。好像有些認得，卻又叫不出他的名字來。那信人走到席間，先叫了沈仲思一聲，又招呼了李子霄，然後回過頭來，向章秋谷等微微一笑，就在沈仲思身旁坐下。秋谷見了，曉得就是沈仲思做的信人，見他年紀也有二□四五歲的樣兒，風頭卻還甚好，兩隻眼睛水汪汪的，射來射去甚歸妖媚。秋谷暗暗的問張書玉，方曉得那信人是兆富里的洪月娥。

當下書玉便請各人點菜，秋谷和修甫等隨意點了幾樣。秋谷向修甫道：「文仙為什麼這個時候還不見來？」修甫道：「或者有什麼客人，耽擱住了也未可知。」

說著又等一會，陳文仙方走了進來。張書玉因是主人，立起來招呼了幾句。陳文仙就坐在秋谷左邊，張書玉先開口向陳文仙道：「剛剛耐阿曉得險格□虐！」陳文仙並不曉得這件事兒，沒頭沒腦的被張書玉這般一說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微笑答道：「啥格事體，倪勿曉得啲。」張書玉便把方才的事和他說了一遍，倒把個陳文仙嚇得來香汗淋漓，面容失色，半晌方透過一口氣來。章秋谷見陳文仙這般關切，不覺觸起心事來，低頭默默，如有所思。陳文仙定一定神，急忙回頭過來問秋谷可曾被她打著，秋谷不覺哈哈笑道：「若是被他打著了，我還能好好的坐在這裡麼？你怎麼說出癡話來了。」修甫等聽了都覺好笑。陳文仙自己覺得岔了話頭，面上一紅，趁勢拉著秋谷的手和他依道：「耐格種人直頭少有出見格，倪搭耐說格閒話，總歸一句也勿肯聽。別人家勿好阿開得耐啥事？要耐去嚶嚶哩哩瞎說一泡，幾乎弄出性命交關格事體。區得耐運氣還好，勸撥俚篤打著，倘忙一格勿當心，撥俚篤打仔一槍，耐阿犯著豁脫仔自家格性命，去拼格排殺千刀格強盜坯。」文仙說著又道：「格個辰光，耐來浪新馬路打啥格流氓，阿記得倪勸仔耐幾幾化格閒話，勿殼張耐一句也勿聽，總歸原是格付脾氣，格末也叫真真無說法。」文仙說罷不覺煩惱起來，背過臉去佯佯不睬，秋谷和他說話，只是不理。秋谷沒奈何，咬著陳文仙的耳朵說了幾句，文仙故意嗔道：「曉得格哉，啥煩得來！」秋谷一笑，回過頭來搭訕著和李子霄談了一回，當下照例點菜叫局，自不必說。

吃到□點多鐘方才散席，各人自到相好那邊小坐，只有辛修甫不到西安坊，同著章秋谷到兆貴里去。到了院中，文仙先已回來，招呼坐下。文仙免不得又把章秋谷埋怨一回，秋谷只好笑而不辯。辛修甫向秋谷道：「今天這件事情，倒把我嚇了一大跳，幸而文仙沒有看見，不受虛驚。你沒有見那當時的樣兒，真正人也嚇得壞的。」修甫說首，又向秋谷道：「我原曉得他們那班留學生，隨便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沒有一樣做不出的，所以我暗中把你的衣裳拉了幾回。你正是說得高興，沒有覺著，果然被他們聽見，要和你拼起命來，你雖然沒有被他打著，卻也受了一個虛驚。究竟這樣的人，正該把他送到捕房，問他一個兇器傷人的罪名，也好警戒警戒他的下次，怎麼輕輕易易的竟是他放走，可便宜了他！」秋谷道：「你不曉得這當中的道理，我說出一個緣故來你就明白了。他們開槍打我，自然情理難容。我們就把他送到當官，也不算什麼羅織。但是他們和我沒有什麼冤家，不過聽我罵他們的說話罵得刻毒了些，一時氣極了，不顧利害做出這樣的事情。究竟我和他們不是什麼不共戴天的仇恨，我既然沒有受傷，放了他就是了，何必定要驚天動地的鬧到當官，結這個無謂的冤家作甚？萬一為了這事弄假成真，他們這一班留學生當真的結了團體和我做起對來，從來暗箭難防，明槍易躲，我雖然不怕他們，卻也防備他不盡，不如還是放他去了的好。我想他人非草木，此後也不至於再來和我為難，你找我這話可是不是？」修甫聽了恍然，不住的點頭道是。

秋谷便對修甫說起打算就要回去的話，修甫也勸他不必久在上海，還是回去的好。文仙聽了，急問秋谷道：「阿是耐說要轉去？」秋谷點頭，文仙又道：「格末倪搭耐講格閒話，到底那哼！」秋谷微笑，朝他搖一搖頭，文仙發急道：「耐格人啥格總是實梗。歸格辰光，倪搭耐說格閒話，耐阿記得？故歇又是實梗搭倪格漿，倪定規勿成功。」說著，便柳眉顰蹙，杏眼含珠，著實的橫了秋谷一個白眼。修甫在旁看了這個樣兒，已經猜著了八九分的光景，只聽得秋谷向陳文仙笑道：「你不曉得我的家事也有多少為難。第一，太夫人性情嚴厲；第二，我家計不過中資。如今若是趁了一時高興，做了這件事情，將來萬一有什麼說話出來，我怎的對你得起？」

到了那個時候，不是要好，反是害了你的終身，你也要自家想想。」章秋谷這幾句話原是真心，不料陳文仙聽了眼圈兒一紅，反止不住掉下淚來。停了一回方說道：「故歇倪也無啥說頭，耐到陸裡倪跟到陸裡，隨便耐叫倪那哼，倪總無啥勿肯。」

秋谷又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是我曉得自家福薄，消受不起你這樣的人，所以不敢答應。」文仙聽了他這樣話風，生起氣來道：「照樣耐實梗說法，是拿倪當仔壞人，恐怕將來要出啥格毛病，耐倒自家想想看，倪阿曾有啥格地方待錯仔耐，無撥真心撥耐看仔出來，耐倒說撥倪聽聽看。」秋谷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自從□七歲上出來，縱情花柳，歌場酒陣，整整的閱歷了五年，做了無數的信人，攀了許多的相好，沒一個不是密意纏綿，深情宛轉，賭神罰咒的定要從良，到得後來，一個也沒有成功。所以你雖然一片真心，我卻不敢相信。」

陳文仙聽了氣得粉面通紅，蛾眉斜豎，逼著問道：「耐既然實梗格念頭，為啥倪問耐格辰光一口答應，阿是拿倪來浪弄白相，

尋倪格開心？嘴裡向說出來格閒話賽過放屁，耐自家想想阿對得起人？故歇倪只有一句閒話，耐答應末也是實梗，耐勿答應末也是實梗。阿有啥閒話說得明明白白，到仔故歇倒裝起媽虎來哉，倪末白白裡快活仔一泡，耐自家心浪阿有點意勿過？」秋谷聽了自己回心一想，果然有些對不起他，但是要答應他卻又有好些的為難之處，沒奈何，只得耐耳和陳文仙細細的說了一番，指望他回心轉意。不料陳文仙聽了，愈加動氣起來道：「倪曉得自家格命苦，所以落到堂子裡向做仔信人，勿想嫁啥格大人老爺，過啥格好日腳，勿殼張碰著格客人，又是實梗樣式。」說到此處便咽住了，說不出來，眼中珠淚一行行向下直掛。秋谷見了心上覺得可憐，想要勸慰他幾句，不想陳文仙倒動了真氣，嬌喘微微，淚流滿面。

秋谷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辛修甫坐在旁邊呆呆的聽著他們講話，因為插不下口去，不便開言，見陳文仙氣到這般模樣，忍不住向秋谷道：「這件事兒卻是你的不該，為什麼既然答應了他，如今又要變卦？其實你們成就了這樣好事，總算是一段美滿姻緣，為何你一定不肯答應？」秋谷道：「不瞞你說，並不是我不肯答應，實在有為難的事情，不好向你們細說的。況且他們堂子裡頭的人，總是吃慣用慣，我不過一個中人之產，那裡供給得來？你想他們做著信人的時候，把多少客人的家財精力，通通用在一人身上，尚且橫不願意，豈不稱心，討不著他們的歡喜，不要說一個人的財力，那裡填得滿無底的深坑？你想這件事兒，我那敢冒冒失失的就答應他？」修甫道：「你的話雖然不錯，我看陳文仙還不是這樣的人，將來決不至於鬧什麼笑話，你只顧放心就是了。」秋谷聽了正在躊躇，修甫忽然笑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不要見怪，你這個人，在朋友面上極有義氣，極有交情，若要講到信人面上的交情，卻實在有些說不過去，委實的沒有良心。」秋谷聽了詫異起來，忙問：「你這話兒怎生說法？」陳文仙正在氣得昏頭搭腦的時候，忽聽得修甫這樣說法，也覺詫異，倒住了哭，呆呆的聽他怎生說法。

只聽得修甫笑道：「大凡一個客人做著一個信人，雖然不要處處認真，上了信人的圈套，卻也不好過於詐偽，學那王莽的謙恭。從來男女居室，人之大欲存焉，天下的事情，惟有這樣地方最是看得出一生的品行。若是一個人到了這等地方還是滿口胡言，滿身詐偽，沒有一點真心，這個人的居心就不可問了。你想花叢柳陣的地方，粉黛笙歌的境界，最容易激發真心，你雖然是個個中老手，卻不能太上忘情，不過閱歷既深，有些強制的工夫罷了。卻不曉得資格漸深，天良漸泯，做了一個信人，無論那信人和他怎生要好，總是隨隨便便的沒有真心。我說句不怕你生氣的話兒，像你這樣的一個風流人物，又天天混在那脂粉叢中，綺羅隊裡，居然毫不動心，沒有一絲兒迷惑。不是那元奸巨惡，和曹孟德一樣的行為；就是個木偶芻靈，和晉惠帝一般的人物。我勸你還要誠實些兒，寧可做一個明知故犯的瘟生，不要學那些奸巧刁鑽的行徑，你的意思以為何如？」這一席話，竟把一個能言善辯的章秋谷罵得頓口無言，眼睜睜的看著修甫。看了半晌，忽然哈哈大笑道：「罵得好，罵得好！」

我自從出世以來，沒有個人把我罵得這般結實，你今天的幾句話卻正搔著我的癢處，說到我心眼上來，真是佩服得很。」修甫聽了也笑起來道：「我不是有心罵你，不過是議論現在的嫖客罷了，你可不要多心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我也不是個怕罵的人，只要你罵得有理，就多罵幾句何妨。」說著兩人又笑了一會，陳文仙又向修甫訴說道：「辛大少，耐想想看，格號事體俚阿對倪得起？」修甫聽了，又委曲勸解了陳文仙一番，卻向秋谷說道：「我看文仙狠可娶得，你不妨答應了他，不要學那李益一般，做那負心男子。」正是：

水殿春風之影，鏡裡情郎；摩登軟幃之圖，中愛寵。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